玉塵新譚

雋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法雋

贛州田村契眞寺相傳有十八儒生毆僧出來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八部墨色烏金光紙緇厚非近時物寺僧異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觴夜

泊滁潭潭火光徹乃令漁師下探於巨鐘下
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旦再視則經也微
有火痕了無水暈贛人共言此必契眞寺飛
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
鐘未有溶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火宅中
也後宸濠聞此令人迎經入宮設供每夜火
燄燭天恐宮焚仍送歸寺今寶藏之閣中鄉
人禮拜病患旱澇每叩輒應歲十月望日酬

愿獻齋供者不下千人經固珍藏止是日一開上書佛名經共佛號三萬有奇多非諸經所載名號詳朱鬱儀虔州志靈經記中

達觀大師名眞可吳江人性忠孝每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貴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

侍者不哭自若師呵曰當推墮女於崖下居
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月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
棒輕則倍之知事驚不知為誰項師授杖自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
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
未易調伏也師秉金剛心始自出家即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

佛慧大師袾宏仁和人初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結茅以居値亢旱村氏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衆異之因相與肩材木荷鋤钁兢發其地得碣礎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禱吾村吾願畢新之以承吾禱不日成蘭若自此師名遠播海內衲子歸心遂爲大叢林

淨妙禪師名廣濟南城人初剃髮時居西方菴後遊匡山東石澗有虎咆哮而前師趺坐自若虎因馴伏其旁居人異之多皈依焉師欲避喧囂伐木開徑進十五里許拔茅結菴三年後李方伯長庚來訪爲捐俸重建梵宇闢基得碑始知爲淨妙古刹落成皈依日衆虎爲守山門不去越數年師忽念西方菴剃[illegible]子去是日山鐘自鳴前所馴[illegible]

數嶺猶綣綣不舍師去之次日虎長嘯數聲而死踰月師至西方菴未幾坐化弟子送遺骸返匡山捆地安㡳見其下隱隱若砌成狀復于師平時趺坐處得一石以作蓋不差遺

字云淨妙禪師墓

開歸化一齋上人住持三陽菴初結茅時有兩巨蛇盤繞山門外上人曰若果爲護法來須昂首便去二蛇遂昂其首俄而不見明晨有

兩少年來請剃髮爲弟子上人辭曰吾初來此結菴因緣未廣慮日食不自給那得更爲若兩口作計耶二人曰弟容我輩同任自有善緣師不必過慮也上人乃聽其落髮自後果梵宇興隆齋供不缺上人將歸寂衆請問色身所以安置上人曰但一憑我我寂後暫置龕中期年後開看如改常畀之一炬若存異處當永作香火于茲耳踰年啓龕覘之容

色如生遂以金裝飾之至今真身供蘇菴中
楚有照空上人實心修行堅持穢跡金剛呪三
年日夜行住不輟戊午吉水大旱邑令令法
士禱雨不應上人設壇趺坐約次日大雨雨
至官民大悅謝以金不受即辭行曰我入吉
安尚有事會吉城極旱禱彌月不雨上人至
取一簸箕覆地以硃塗一圈於南墨塗一圈
於北趺坐其上前以二桶貯水手挾一瓷碗

戶喃喃持咒良久覆碗水桶底坐烈日中取

綿絮密覆頂足閉目靜坐時巫師三人建壇

祈雨咄上人曰有雨是我法力若乃攘功乎

上人徐曰若致雨約以何日巫曰明日當雨

上人曰我雨以後日為約雨下極大極久且

極緩無雷電烈風威人我佛慈悲力也衆皆

笑次日雲雷大作巫號召聲震雨竟不至迨

又次日天陰霾果無雷不作至午盛雨徹初

更二更乃止上人是夜仍趺坐不食凡三日
早起立念咒向北禮拜取桶中水一碗飲去
林鄰尊酬以金布悉不受長揖而行或叩其
禱雨法應荅曰積跡金剛神通廣大若持誦
此經何止禱雨靈應耶
金臺法師名大掄揚化佛日老宿多下之慕鷲
湖來參盡遺知見先是養大師夢日輪印山
謂當有傳法人至已而掄公來一見識其非

凡提諸無義語勘之于剃落之下重加剃落

木輕印可撿公行止臥起不離猛參遊武夷

歸幾不知所謂九曲鷲湖師久不過虎溪于

其歸親送之玉山夜話間忽針鋒芥合頓爲

灑然鷲湖喜曰吾道東矣遂舉雲棲授戒時

所傳衣付之偈曰日日出扶桑仍復東大千沙

界一輪紅雲棲頂至今歸游百步穿揚不放

空

達觀佛慧兩禪師塔銘俱出憨公手筆
廬山慧燈上人卜以漢王峯苦修密證人無知
者先是此間一望峭壁人蹤不到上人特侘
其幽靜入裹糠爲糧緣藤以下中有大樹穹
窿如屋葢上人資之庇風雨日坐臥其間饑
則取糠啖之至餒甚不欲復出山忽南康城
中某居士夢一金甲神曰漢王峯有高賢以
精行得餓君寧不爲作計耶居士隨使人齎

齋糧粥往跡之至則亦攀藤下煑稀粥以進上人得不餒居士請爲結菴上人固辭自是稍有叅禪人往來徒衆日集道始通焉上人于宗教兼諳而目不一涉文字終身食粗糲不設单鋪自入峯三十餘載終不一出至庚午始歸寂云

萬曆戊申間浙西一僧行脚四方毋經聚落城邑寺院遇二時粥飯未食時將飯食少許投

入竹筒次食餘者盡夜不識卑鋪或處門外
山林樹下隨處自在口誦密經將竹筒飯食
施禮虛空河沙品類如此圓行終身不改一
日至溫郡名藍夜宿門外以便施食知事僧
不知其故疑有異心特拒之因拂袖而去是
夜山犬亂吠衆僧謂是鬼魅咸驚起出視若
聞有人聲云吾非鬼也特爲尋本師來耳衆
問本師爲誰荅云知事僧所逐者即我等師

幸郎尋來滿我意願次日著人遍覔遇之郭
外衆請還止寺中其夜山犬不鳴衆僧拜迎
至方丈永爲住持至今叢林大盛
雲棲世壽八十一鵞湖亦世壽八十一雲棲天
性朴實簡淡無緣飾鵞湖亦惟敦實行雲棲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鵞湖亦謙和接物道
尊而光常以學地自居
䙡丞上人名大尚貴溪人秉性謙和宗乘戒度

一一成熟當有秉拂頌云樹豈倚風摇幹葉水非代月映澄清綠生若也知無性剎剎塵塵總妙明偈呈特爲養大師所稱許命居首座大闡法乘著有金剛正旨鶖湖新集續五家宗泒等書戊辰七月望後身畧違和書偈別衆曰三十餘年湖上賴師及友相奬于今撒手便行性月中天浩蕩因舉手謝衆者三兀然坐化停龕一七面不改生又有濬空上

人名成導臨寂亦趺坐作一偈徐擲筆微笑而逝

大艤上人字無異初謁鷲湖養大師時不欲稱弟子一日師與閒步山門時春花爛熳上人指向師曰和尚試看千紅萬綠此虛空世界都收在我出家人身上師隨舉拳擲去曰打破這箇虛空世界看汝身更著何處上人不覺下拜已而立爲首座凡三年始分燈博山

萬曆間贛州城中居民有念佛會一道者號課
畢獨自歸家時更深人寂矣忽遥見燈燭晃
耀擁一達官來騶從甚盛道者謂是撫院夜
出避之人家大門首猶默持楞嚴密咒前導
者行過數步忽自退轉更從他路以去道者
不解所以意殊訝之未幾城中疫大作惟道
者所止人家以往得安全無恙始悟前夜所
遥見達官蓋行疫使者而已所持楞嚴咒功

固不小也

雅州接西域彼中僧偶有以朝名山來者身上生肉蓮花

語雋

台州興善禪堂有裴槃黏壁書云天地生我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不來我是誰語甚有悟字亦遒勁

世人漫繙交遊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輙自命

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
以友爲第二我此深于相知之解者也泰和
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单知那得相知懷
玉詹山人晃曰人即客處不必定相知如夫
婦朝夕同臥起亦只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
稱相知知言哉余謂夫婦相知更難于朋友
古來夫婦稱知已者其梁鴻孟光與五柳先
生之躬戴于前妻負于後庶幾闔閭闢大快

事乎

邑龍潭五桂山下於辛未冬忽露出一石似碑啓視上鐫儀制令三字下有四行云少避長賤避貴去避來輕避重書法似歐陽率更此山路如一線下即龍潭深處相傳夏相國夫人曾捐千金修此路此碑想是爾時所設

墨曰玄隱丈人硯曰石平仲水注曰壺公鎮紙曰不動尊者護書曰督郵使畫曰面壁大士

燈曰普明道人念珠曰百八僧榻曰臥雲居士幅巾曰方上人酒曰中山隱者茶具曰煳火神仙

識雋

薌溪徐給諫貞明知人而好士過南州聞劉幼安曰寧名造訪之是日揭曉劉正落魄家居接徐刺謂是誤投不出見徐再四敦請始出接談移日歡若平生幼安不勝知已之感戊

子劉舉鄉薦第五明年巳丑舉南宮第三給諫卒幼安流涕嗚咽後其子之洪以納粟謁選劉爲移書當事遂超選得兗州別駕人咸謂給諫知人云噫以先達而遣寒士慮不多得巳況正在落第初失意之日哉給諫熱腸法眼可謂兼之

萬曆壬子魏憲副說督學蜀中所首錄士中式者凡五十三人是科蜀榜得人亦最盛

韓求仲少時以文謁馮開之太史馮擊節稱嘆

曰子文一往有元氣自是萬人敵時坐客滿

堂顧而曰十餘年後當思吾言韓果以庚戌

舉南宮第一

雋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同安盧若騰怒生閱

評雋

鄭宗伯嘗稱與余自下交如見彝師子開喉見底湯司成目爲骨力男子

文太史節槩山立不妄許可嘗向余稱楊維斗大有樹品南國之光

汪無際目朱幼晉無論鱗甲不生即皮膚亦一切鋤去

韓歸安太史目余著述曰鳳鳴文囿麟步騷壇余愧未足承然語特雋妙有通世說直是太史碎金

果品當以栗為第一胡桃次之荸薺又次之菱品以冬筍為第一蒔次之藕又次之

傳奇當以張伯起為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

髮四本巧妙悉敵彼以唐人之才韻諧元人之艷聲質有其文宕而能法眞可謂字編珠璣響振林木高則誠關漢卿二家不能不拜下風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記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品在第一流將盡之間乎裴淑英記形管流馨足風閫德而詞調亦準于

雅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彫繢之滿眼耳虎符記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要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曲瀟而絕真他如明珠題紅紅梅葛衣玉環玉玦繡襦投筆四節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合紗記關目絕好不得以後出棄遺此外雖新聲如林吾無暇

躬及矣

闕傳

今人欲借先達為修名地投刺輙稱弟子退而往往如同儕稱謂甚有名其師者此大無禮余最重師生誼而不欲徇人以師憶壬子秋應試豫章偶湯儀部義仍來遊余友費文孫以弟子往謁送有南屏四子刻秩湯閱之喜甚隨出巳小傳四册令文孫分惠余暨汪恭

仲董求毋且令渠爲道慕用意是年弋陽友
人李章尹調粤首售義經出臨川葉明府門
下士章尹姪臨川謝師因謁儀部儀部復詢
及余意甚惓切章尹初未與余相識也因儀
部言入郡卽造訪并致儀部惓惓意余乃賦
二律書扇頭并附八行于臨川詩有容汝囊
中堪辟易有人世外結同心之句此狂奴故
態不名弟子可知儀部遂荅書奬借特甚書

曰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寘中辟易
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耳郎當袖
采懷香所至夸出座客雲中沛艾猶惜此贖
黄也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閒淸言眞如蘭眉
氷雷承教宜附以傳直去章門懸峉寄以復
并和章爲笑也顏謝同游衰年所托萬惟自
珍顏謝才名並擅爲忘年之交儀部用此楫
期許其非師弟明甚今玉茗堂尺牘于文孫

不名弟子而干余称門人此後來記室之誤且書非全幅恐失儀部當年愛士婆心故漫志一段相與始末於此

余每作詩即韻之極熟者亦必效過始用戊辰初夏余客豫章城久王孫季友招飲時石城熊休甫吉州趙千里及孝穆蔓得徹叔安仁諸王孫咸集待月桐軒下分韻賦詩余得冬字爰賦一律曰炎色方乘令客衣未換冬一

時斜快友四座洽談鋒翰墨從吾好疎狂任
俗攻月次如斟飲不覺酒行重詩出衆咸稱
快熊休甫詡攻字是一東韻不應用余曰三
冬亦有此字熊執以爲君定落韻余笑曰我
不落韻君韻本當落耳已而王孫出已韻本
攷之果兩韻皆有攻字余因與論次凡一字
載兩韻者不獨攻字爲然如黃鸝鸝字四支
八齊皆有簪字十二侵十三覃皆有天涯涯

字四支九佳六麻皆有蹇字十三阮十六銑

皆有思字吹字禁字任字論字信字過字騎

字題字看字俱作平去二音讀遠字選字上

字處字采字俱作上去二音讀告字弔字莫

字射字俱作去入二音讀稽字萃字殺字重

字予字長字俱作平上二音讀如此等類固

不可枚舉也

魯論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唐棣逸篇評語

此詩見刪良以是故

讀書須攷字攷字然後識字如視聽之聽俗誤

听听聽本兩字何得通用子虛賦亡是公听

然而笑元陰氏韻府乃誤爲聽然而笑此誤

後人不小他如豐豐溥溥壺壺之類點畫有

辨豈容日用而不知余於此等字雖一屬草

一隨筆亦不敢苟從俗也

蔡中郎侍母病三年母卒廬墓動止以禮有兔

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邕之篤孝若此而琵琶記誣以親死不葬喪近日俗梨園更演出張廣才打三不孝等態節上生枝訛以傳訛孝子抱寃千載抑至于此然高則誠猶曰爲規正朋友托名中郎耳至連環記直誣邕勸卓登九五卓死伏屍痛哭益爲無稽之甚按邕在桓靈朝數上書言事卒以直言受禍後董卓擅竊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

力能族人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徃甚見敬重三日閒周歷三臺拜左中郎將卓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于邕邕諫止之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然邕終以卓不可與處謂從弟谷曰

董公性剛而遂非必不免吾欲道跡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允亦尋悔無及邕之出處大節若此果其心附逆者耶聞高氏琵琶記初成目邕以不忠不孝後見夢始易爲全忠全孝連環記出何人手

而邑丼受其毒誣不以夢告俾一改正豈謂其俗筆俗調非高氏之比任浮雲點綴固不能滓穢太淸耶余懼世俗不察多徇耳疑目特節錄當年實蹟以爲邑一表暴焉

呂洞賓遇雲房先生求度世術雲房十試之皆無所動此洞賓之所以爲純陽眞仙也今俗說兢傳其戲白牡丹黃龍禪師識破其術洞賓怒遂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爲此語者

蓋好色之徒謗神仙以分穢又僧家欲張大
巳教明佛法高出于仙耳使洞賓誠有戲白
牡丹事是慾火未全除何以稱純陽若云特
以採戰是損人利巳豈仁人之用心乎聞洞
賓山居讀書有一女子來容華絶世自言歸
家迷路日莫足弱借少憩旣而調弄百端洞
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去又雲房欲授洞
賓黄白之術使濟世利物可便得度洞賓曰

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

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

喜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悉

傳以上眞秘訣緣是言之戲白牡丹之說誣

罔無疑旣無戲白牡丹之事又安得飛劒斬

黃龍爲黃龍所制乎

猶有大惡者六人多不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

有猶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往往稱

見猫入室其惡一善搏雞與捕雀鴿惡二翻人屋瓦致漏惡三竊食恬不畏惡四鬧擾腥必趨逐長叫惡五寒夜輒入人臥被惡六至若鼠雖無良然亦有可取者一凡一方將有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絕無鼠跡蓋鼠能先知是亦有足取也

有人淘井得一玉印章潤厚皆三指作蝌蚪篆文不可認會意似是公謹二字劉文學適見

以八十文售之世咸傳是周瑜遺印余謂定是夏公謹非周公瑾也他日見劉紳閣累云得之夏公廠井中其爲夏相國之印無疑

閨雋

莆田鄭氏女少許配吳氏子吳父有盜行鄭惡之與離婚別議婿女幼未之知也後吳生弱冠補弟子員鄭綵導入泮鄭女偕諸女伴偶窺衆私相謂吳生係女元議女始覺是日愁

閫自經諸文學感其激烈叢門以形直指彝
公親諸奠旌曰貞烈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
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
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
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
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
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挾其肉烹湯以進馬立

回生

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遒勁可觀妃爲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屢爲泣諫

吳孺人爲林郡丞敝章淑配相法多奇驗郡丞初第時報未至孺人預决之比長公堯俞捷時亦然諸孫在孩抱者孺人指曰某當大貴某小貴後果聯翩繼聯悉如其語

地雋

安遠縣去城十里曰上濂多湯姓其俗淳朴以禮讓相先不知有倰夌詐航經歲不入城市乃至有白首不識官長面者亦一方之無懷葛天民也余恨不生其族邑徙勤仁里之思耳

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掘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煎即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

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亦有就此井煑鹽者

豫章新城門一名德勝門大將趙德勝征僞漢戰沒于此故名

緬國出赤銅其價比金增倍銅之質色與日光爭爍

雲南用貝代錢每四箇名曰一手四十箇名曰一莊四百箇名曰一待過多則用斗斛以量貝或破損俱可用但嫌火燬人家用石磚作庫以貯藏之

弋陽城中有高井其井欄是鐵所鑄濶數圍居民取汲甚衆經旱不涸

雋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吉州張文龍雲從閱

事雋

張幼于務誕每冠紅紗巾歌姬環侍文文起少時往謁之張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接談

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决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

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
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
世襲廣信所千戶

鄒洗馬德溥疾篤時其幼孫方七八歲與二三
女童閒戲廳前忽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
鶴背一緋衣朝冠秉笏者跨之兩翼有金甲
神挾弓刀相侍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
鶴與神入空不見見一道白氣從天井左角

自地而上直冲簷端以去未旬日鄉逝

同里彭國賔璆與鉛山周刺史尚禮相友善刺

亡彭百里赴弔夜宿舟中夢刺史衣大紅冠

幅巾加烏紗其上笑而迎曰吾久遲君于此

敬用相迓次日詣靈座泣拜幾不能起既成

禮訊刺史所以殮一一夢中景也歸客邸不

勝悲悼低徊日影下愽然無語是夜尋卒若

國賔之與刺史白首同所歸可謂死交國賔

字子佩精印篆爲人直摯高雅饒俠氣余友雲徵其子也

庚午江西一孝廉自言初場題出每搆思腹即作痛乃漫成七作臨謄欲稍加刪潤即腹痛如故遂免强寫完以出意殊不自愜試事始竣即束裝歸家已而得雋語曰窗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良然

苗山入擄掠纍則必報仇哨兵相戒無敢攖者

苗至則潛匿他處聽其肆刼俟苗饜所欲歸
則潛尾而拾其棄或明與爲媾令苗留牛畜
數頭或因掠野放之畜以報功甚有僞爲苗
以刼商旅者然則追苗之兵居然又一苗也
劉廿四素饒膽氣聞人言白鶴樓傍有虎出時
方炊遂不及飯携弓箭攘臂渡河跡之見虎
臥茅𡑞下放藥箭射去中之虎微動低聲三
吽以口埋沙中尋斃

沙溪有人齎僧舂米數十石是夜碓間失火茅宇畧無遺而米俱得不燬

雅州城南弘化寺是勅建以待番僧入貢者來時有諸品佛經列殿左右其經作番字不可識讀形圓如鏡高六寸用綾緞裹護中有木軸能作車輪轉居人朝禮者從左至右推之即名誦經然須過而復始不然則爲誦經徒半不能獲福

叢雋

李杜齊名有五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少陵詩李杜齊名眞忝竊用范滂毋汝令得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語范毋特指李膺杜密少陵則借以自寓已與太白也

齊梁間有任昉漢時先有任昉東漢有李膺南北朝亦有李膺晉有張載宋亦有張載

天下郡縣名同者甚多彙識于此以便好事者之博稽新城縣四屬建昌府濟南府保定府杭州府華亭縣二屬松江府平凉府海豐縣二屬濟南府惠州府太和縣二屬鳳陽府大理府又吉安府泰和縣通州二屬順天府楊州府樂平縣二屬太原府饒州府廣昌縣二屬建昌府大同府咸寧縣二屬武昌府西安府寧州三屬南昌府慶陽府臨安府山陰縣

二屬紹興府大同府承安縣二屬延平府惠州府又平樂府永安州長寧縣三屬贛州府惠州府歙州府永寧縣三屬吉安府河南府延慶府永寧州三屬汾州府桂林府貴州又雲南永寧府長樂縣二屬福州府惠州府新興州二屬澂江府肇慶府歸化縣二屬汀州府雲南府新安縣三屬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石城縣二屬贛州府高州府建德縣二屬

池州府嚴州府樂安縣二屬青州府撫州府安定縣二屬鞏昌府延安府龍泉縣二屬吉安府處州府新昌縣二屬紹興府瑞州府承豐縣二屬吉安府廣信府安仁縣二屬衡州府饒州府德化縣二屬泉州府九江府東鄉縣二屬撫州府夔州府太平縣四屬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太平府二屬南直隸廣西又廣西太平府有太平州懷遠縣二屬

鳳陽府柳州府桃源縣二屬淮安府常德府
寧鄉縣二屬長沙府汾州府三水縣二屬西
安府廣州府昌化縣二屬杭州府瓊州府新
寧縣三屬廣州府寶慶府夔州府又南寧府
外定遠縣二屬楚雄府重慶府山陽縣
二屬淮安府西安府永康縣二屬金華府廣
西太平府安化縣二屬長沙府慶陽府清河
縣二屬廣平府淮安府大寧縣二屬夔州府

平陽府興安縣二屬廣信府桂林府又漢中府興安州寧遠縣二屬鞏昌府永州府興寧縣二屬惠州府郴州南安三泉州府南安縣楚雄府南安州江西南安府臨安二杭州府臨安縣雲南臨安府保定二北直隸保定府順天府保定縣西安二衢州府西安縣陝西西安府徽州二南直隸徽州府鞏昌府徽州建寧二福建建寧府邵武府建寧縣建昌二

江西建昌府南康府建昌縣嘉定二蘇州府嘉定縣四川嘉定州興國二贛州府興國縣武昌府興國州南康二江西南康府南安府南康縣雲南二雲南雲南府大理府雲南縣威遠二嘉定州威遠縣雲南威遠州平陽二山西平陽府溫州府平陽縣南寧二廣西南寧府曲靖軍民府南寧縣興化二楊州府興化縣福建興化府

郡承豐先達數十年內令福建連城者三然皆不吉初庚戌俞進士廷華選連城令未之任卒又王貢士兆熊授連城蒞任兩月而卒又乙丑徐進士際旦初令錢塘後改調連城在任及朞忽夢王大尹來謁且爲之覶脉未幾疾作遂不起徐君令兩邑而皆有淸譽云

興安貢士毛鳳儀與樂平劉光祉八字相同無差俱生三子其入泮與食餼之時一一符合

又以辛未同出貢

欷雋

見王季和瞿元初費文孫邵茂齊之不祿令讀書者短氣見張扆鄉䂓文柔之老而成名令攻苦之士鼓壯有加王名宇春瞿名純仁衛名濂俱常熟人費名雲仍鉛山人張名斌䂓名巌俱臨川人張以萬曆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至天啓乙丑成進士䂓以天啓辛酉中

鄉試明年舉南宮第三張視得儁時俱年近六旬

譚友夏元春其尊人嘗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知爲里役移失多金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心爲惻甚特慰之曰兹無繇若金故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夭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弟將去少屏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

去騎友夏尚幼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啓辛酉
友夏落第方鬱悒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壯
無應厥志爾父襄陽事發矣友夏驚而寤不
解所以歸家以夢告毋且請曰大人得無有
不善事于襄陽乎曷以有此夢毋乃爲具述
前事友夏喜愈攻苦不休至丁卯秋果登楚
書第一

新城楊太學思庠富而好義毎歲積穀不糶至

米價騰湧時始平價以覊貧民多德之爲子
延師尤極致隆余友楊因之思本其家昆季
也人師經師特重當時然太學自其名未噪
時延爲西席迨今十有餘年隆禮不衰有如
一日因之毎省試行李居停之費俱取資焉
太學謂予若居理居台居吉暨長孫日升遂
爲新城後來之儁居理庚午以年少登賢書
益令德之報方興未艾云

郡城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年間有人于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彷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火若尋不見將俱餓其人即舉還之次年浮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湊如此

閶上杭温氏婦賣花營生人稱爲温海棠好善

持素年至五十餘頗積家貲百金遂傾囊造
觀音堂延僧供養是年忽遘疾將危囑其子
曰汝毋一生修善敬佛人多笑之吾卽世後
可于我背上書其姓名倘有後驗俾世人信
因果匪謬耳其子如言溫亡近月餘果托生
泉州蔡侍郎家爲男背有墨字卽溫婦姓名
也其子聞而往視之熟覘半晌字踪隨滅
南州王廷臣世居萬壽宮傍居家頗饒裕好善

樂施遇歲饑日煮粥以施歲疫則施棺人有所貸或貧不能償即焚其券萬壽宮燼重捐金新之人目爲王善人鄰市常貸其母錢以肆無不獲利王年至七十餘而卒卒後居肆者家戶刻其像祀之奉爲錢神肆中稍不如意輒焚香祝之即貿易勝常

誠僞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
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
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
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
斷所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
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
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

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舉竟絶嗣

巳巳歲余邑徐貢士子以應試求籤不吉怒撻

土神越數日忽發狂疾而死撻時有一小僧

與同事亦相繼死又庚午秋有徐比部侄在

報恩寺求筶戲以筶擲伽藍歸而疾作其家

延巫虔禱巫稱渠觸一神當不救未幾死二

事皆鑿鑿在人耳目誰云神道遠也

弋陽圭峯寺一僧名頓空病且篤囑監寺僧曰

某色身將變壞囊鉢空虛僅一衲可值數百文聨佐大衆一齋之供煩師爲措置頓空亡監寺私衲不爲設供七七內山犬夜吠不止時一僧侍頓空病者知其事聞犬吠再三勸慰旬夜吠稍息徐以規監寺畧不爲意次年監寺僧早餐罷開步山門望前山水田中央忽見頓空披衲端坐尖石上不覺大駭未旬月病亡

劉廿四善獵有熊爲衆所逐犇入夏公厰熊猛獰衆圍之三日不敢近遶劉在鄉歸聞之即持鎗往衆見劉當先膽氣加倍隨之入與熊相格熊力乏而斃他日劉復往鄉間獵夜夢一胖大黑人盛怒而前曰吾與若自昔無冤我前爲衆所逐與之持三日不能加我若持鎗來衆恃爾善獵乃敢直前因亂鎗斃我致我死非命者若也爾陽數未終吾無奈若何

當以一炬相報耳劉夢中猶作怒以拳揮去拳著壁間而醒手為立腫越數日劉自製銃藥備獵用忽火自著燒其面大至潰爛一月方愈物之有靈如此

有童子好弄蛺蝶或至戕其生命一日閑步公館生生泉見隙地有雙蝶栩栩井旁懸逐之墮失足井中與蝶俱死

粵中有某令甚貪婪怨聲載路父老至今談之

二醆鼻于任生一子後卽戍于官所

張村人家有野牛犇入衆相與椎殺之牛重數百觔未幾疫作死者至二十餘人

鱉三足謂之能最毒不可食人或食者立死化爲水庚午歲有二客同本販鹽魚往鉛山河口鎮一客誤食能死其同伴往岸買棺木及捍至客之死者已化成水遂流溢艙中後其客將鹽魚發店人有鬻而食者卽得啞症而

死是年河口人相戒幾絕鹽魚之味
有人得異術偶遇姿婦僻行取草兒之遂若蛇
纏于中婦必裸體乃免一日與人出遊其女
及媳亦偶出渠目不能及遠同行者素暱之
紿曰君有妙術值此佳色何不令裸體供一
撫掌乃復逞長技遍視之儼然女與媳也其
人悵報應不爽因悉焚妖書

去弋陽城七十里有潮水巖內有石鐘石鼓石雲板叩之各有聲與眞鐘鼓雲板無別又有石大士像石供案但巖中黑暗如漆遊人須秉燭可進巖前有潮水每日辰午二時水忽漲旋落謂之潮餐巖因此得名

按巖十景曰天然橋噴玉池鐘峯鼓石仙人足馬蹄水獅峯象鼻山看經巖放生池余各有短詠以紀其勝

潘文學冉家方春月忽紫燕盈萬蔽空而下集
于前庭經宿始散潘爲蘭谿名士辛未歲特
慕余來謁執弟子禮甚恭

雋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閱

玩雋

朱幼晉曾於氷谿畔得一片石紫黄相雜光潤如玉下有趙松雪題六字云女媧補天之餘又在臨海水際得石葉一片其色紫殊光彩可作硯當是玉樹之屬

天啓丙寅歲浙江烏程縣雙林鎮河下蚌忽出珍有一人獲蚌剖之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墮一于水中再覓不得取其一剖視有珍珠象棋子十六枚與前所墮水者必一副也其人不勝怏怏事在是年七月望日

張雲從閒松園多蓄恠石有丈人石小石麟行雲石龍頭石石玦海犀石角秉圭石靈芝之石

雲鬟柳腰石獅蹲石石聖人枕肱石青雲芝
天孫石梭石擎補它巖石供廬山石筆閣雲
從各爲記辭韻妍絶可入欣賞編雲從名文
龍廬陵人兩爲邑令早歲掛冠是眞能踐身
石盟者也

藝雋

國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象數較宋元獨得其
詳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

得與選袁裕春為太常卿于古樂音節一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繇是太常諸生謂演習無益無復肄業而古樂遂廢

南巖寺去郡南十餘里黃太常子澄曾憩此上有南巖洞三大字是太常當日手書筆法大類顏魯公

吾郡以書名家者有鄭太僕邦福葉咸寧濟與余師歲貢王公祉膺余友費文學雲仍鄭莫

暨余師書法一衷晉人費書先學米後學懷素皆往往恒似

胡孝廉應麟字元瑞蘭谿人以書名世非酒酣與極快不一臨池醉時多不用筆書其書法愈醉愈妙人來索書者會其醉磨墨汁數升傾冋池閒元瑞或自濡其髮或濡其臂自耳與鼻皆能運動作書書成人以爲神筆

元進士吳德基自稱牧羊山樵于鍾王顏柳外

別翔一家草法發州初下發人以其草書進上謂吳字有干戈氣象非太平所珍悉取焚之自是人無敢藏者嘉靖間發州大疫一病者聞鬼語曰明日當至某家矣一鬼曰某家有牧羊山樵不可干也病者不解所以及旦訪之則其家壁間有一軸爲牧羊山樵手書于是人爭以此軸傳奉每傳至一家則病頓愈

雪清宜黃人年十四工詩畫尤善繪梅鵲欲畫時必箕踞山水間留連竟日中有所會縱筆揮就見者疑爲眞鵲

術僊

王遐仲師少時得異人授精相地法嘗爲鄭文學國經卜地語之云地且大吉但葬時當有火患耳方開塋鄭廚下失火撲之得滅以爲言且驗師曰未也至葬時其家果復失火火止

焚其屋不及他舍因請故師曰此龍方位居離離爲火葬法必攖其鱗龍當怒然久之相安發祥方大耳未數年國經稱弟子員今其家日隆隆起矣

張郡丞曉喜施藥濟人有商自滇南歸以一金色小蛇相贈凡四五斷合之首尾宛然莫知其故張謹藏之一日有劉醫士者從周家診病來嘆曰周氏子色癆膽將破安得脆蛇與

續命張亟問脆蛇狀劉云此蛇無膽畏人出
崑嵛山下一聞人咳唾即自爲寸斷人伺其
寸斷時以鐵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
藥若少頃人聲寂杳遂寸寸動躍自爲相續
依然蛇也凡患色癆者多以驚疑喪膽惟此
可續命張因出所藏蛇二斷與之周氏子得
不死此藥本草方書不載劉𧂭得與人傳耳
余邑陳學博國華聞人能別禽音時目爲今管

軼

誕雋

唐伯虎高才任誕好爲詭譎之行有太學某者慕其名不遠數百里來訪入門伯虎方作婦人裝與一僧對奕都不一顧客客見其所爲殊失望悻悻而去局完闞人具述客所以不悅狀伯虎曰渠知有唐伯虎更能責唐伯虎此定奇人即命駕追訪時日巳夕矣刺入客

尚含怒閉門不肯納伯虎排戶直入客避之室中伯虎徑趨室客臥床轉面向壁伯虎邀之起不得遂解衣與同臥多方致款終不作荅伯虎因賦詩數首鼾然假寐明旦起書其詩几上而去客起見詩殊自悔遂趨謝不恭伯虎知其當來預陳觴酌宴之晴室中燈燭輝煌歌舞繽紛客極快忘疲留連且久始得辭去歸時家人甚怪其久問之已踰三晝夜

矣

但澹生豪爽不羈小試偕友人觀榜見巳名在黜列遂於衆中撫掌大笑曰世無子雲那識子雲後應丁酉鄉試策問爲籌邊但開口即云愚生蓋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矣本房得策殊嘆服特爲薦之即登雋往謁房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歷邊陲洞要害可爲罕有但正對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此外足跡

實所未到特臥遊耳但名調元星子人

武林嚴文學遊常州過訪鄒公履待久不出忽有一盛服少年從外而至見嚴便懽然相迎嚴謂當是公履也揖畢除去巾服乃一緇流問之爲李超無也嚴訝甚又坐許久復有一盛服少年自內出容色絕麗嚴意此定是公履也揖畢亦除去巾服乃其名姬也旣而公履趨出相與撫掌大快

幻雋

唐文襄龍嘗建花園于縣東門外自爲記其末云有吾與默也之意唐亡後園爲柳憲副希默所得園丁每稱有冠服貴人日現形作祟柳心知之一日親至園聞唐在空中厲聲言曰吾此園大費經營何物後進乃欺予孤見奪耶柳曰所以敢市此園亦以公曾有遺言在爾唐問何言柳曰今忘却記中有吾與默

之句乎唐倪首影滅自是不復出見
陸太史可教主應天試閱至一卷文理多謬悠
怨擲之地忽卷中舒光彩擁出綠牡丹花復
取閱之殊不堪又擲之地輒開花如前如是
者三次陸以爲神異不得已中之
鄉西十里曰諸溪有楊氏别業巳巳秋諸文學
讀書其中忽聞前山鼓吹聲訝之因共往聽
至近寂然無聞歸又復嘹亮清徹如是者七

八日不知主何瑞應

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

玉山有貧兒因家計窘甚疑其父存時有餘貲爲母私藏因請諸母顧其母實不知也屢求不得日有怨言時其父故已六載矣一日所覩于東嶽門前忽遇見冥異揖謂曰君死且久那得在此答曰不[illegible]辭然葬爲我寄語家

中我家石磚牆第幾層有一磚四旁無灰縫者內貯四十金令吾兒取之言畢復揖而別倏不見其人甚驚訝隨詰其家述此事其子入尋視牆間果有一磚無灰痕啓之得四十金

何伯亨是蘭谿塢口廟道士有仙術每挾之以戲侮人邑令惡之會大旱因使祈禱謂不能致雨當治罪何乃設壇行法少頃陰雲四合

雷電交起城內大雨如注然城外絕無涓滴雨過處俱作腥氣屋上及街路有萍藻魚鰕等物鄉中池塘盡爲之涸

己巳年詹文學爲鄭氏塾師偶天陰忽一陣黑風過空中墜一黃幅于庭弟子隨取以進詹開視上書六人姓名多出其弟子首名爲祝某次某某次劉濟邦詹私喜謂他日科名之兆令秘勿言未幾祝死又未幾某死踰年劉死

祝劉皆余近鄰今六人中存者僅半矣
陳中丞用賓太夫人死三日復甦甦時稱閻君
交代新者乃中丞同年張侍郎也因從旁竊
窺侍郎服之遺一卒諭曰陳太夫人何緣至
此今日吾未涖事詰朝當護歸以此得回生
耳中丞聞言大慌遂修候書絡附奠文遣役
星馳張家詢之則太夫人死去之日正侍郎
華命時也情節俱載祭文內

鄉民黃廷棟妻于巳巳歲產一兒人首而蛇身舉家大駭欲以畀之水兒忽作語曰我本太乙眞人護篆使者以微過見謫得托生君家若不見育將使我不免有再投胎之苦耳吾能爲君家致福幸無見溺也黃異其言乃使乳母育之兒善乳一乳母不足以供其口黃家故饒裕乃多雇乳母養之兒初生時能言此後依然默默無飼乳飽時輒熟寢去醒則

求乳乳飽復寢如故但其下體甚滑不可提
抱惟以一盒盛之夜則置堂中高潔處先是
其家多災患或致人構訟無已自兒生後輒
安靜無事黃爲邑之西鄉人
西隅汪某妻楊氏孕十九月而生男又熊某婦
孕二十一月而生又三十九都歐陽某婦孕
十七月而生女又四十都徐文禮妻楊氏孕
十三月而生男又上瀘余文勳妻傅氏孕十

八月而生女又二十八都董源人家婦孕十十月忽腹生一癰日漸大至月餘而癰潰一女從腹中出母亦安全無恙又八都徐姓婦一胎生兩男一女此俱庚午冬間事一時之婦孕抑何愈出而愈奇也

金華戴千總家有祟不時抛擲瓦石或戲將戴所用鏡黏壁間力舉之不下少頃忽依然在鏡臺上或半夜藏匿小兒遍尋不見復于捲

篳中得戴爲所擾殊甚私念正當勝邪乃設
一席延所親章副使至家鎮之始入門空中
拋一石從章耳邊擦過忽作人語曰汝乃失
時貴人吾何懼之有戴復請道士設醮壇七
晝夜道士反受其顚倒將新麗道袍變作破
落不堪所戴道冠變作螄殼其家不得已使
人往龍虎山眞人府告之比將返聞鬼語曰
吾初無害汝家何苦苦見逼今往他家去矣

但汝命當懸我手後戴千總在操場爲流彈所中而斃

天啓年間紹興山中有黃黑斑三虎往來山陰道間每潛蹤空墻或翳林僻處日出噬人致死死即舍去被傷者不啻千人行路苦之獵者嚴捕不可得踰年方已亦莫知其何去咸以爲神虎云

玉山蔡吏目承露家有一梨樹每歲結實甚繁

味極其美至巳巳歲止結一實其大如斗異之或謂其下當有毒楓之有巨蛇盤據根上月尚未開葉乃舉畀諸炎火

諸儁

湯臨川善恢諧有東鄉某先達因試事為衆所怒扯去頭上裹巾湯遽對客閑而嘆曰不圖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往乙卯五月十三水南關聖帝新祠成人家以社會相競裝扮故事窮一時之勝遊人熙者肩相摩于途余時偕文孫讀書南屏路塞不得過城恭仲求母同遊浮橋上適有一村婦過身著青衫處衆中遺失鞋頻繫其帶恭仲求母因戲爲聯句隨揮簡走使貽余兩人詩

今日迎神會 汪 人稠樂事重 黃 青衫頻摸白扇掩羞容 黃 妬殺黃求母 汪 應憐汪

仲恭董文孫何落落汪梅伴鄭如龍董蒼社
中以余爲迂故末句云然也余與文孫讀之
不覺噴飯今費汪已矣還憶爾時催會雅劇
遂邈若山河西州之慟使人何能已已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傖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
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艴然曰君自無耳
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余目不能遠視然當莫夜燾微之下人皆不見而余反能畢細字朗朗可誦以質之短視者盡然蓋神藏而光聚故也或嘱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雋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西昌陳弘緒士業閱

艷雋

衡陽山人王辰嘗爲余言萬曆乙巳間楚中某氏姬才色雙美爲一富家侍年妾其主人死姬自擇對欲娶之者審其年貌相當令獻詩備擇一生久餼于庠頗解詩慕姬才色而自

度年貌不稱乃托一美少年代巳往獻詩姬見而喜甚許嫁之成婚之夕熟睨乃一老書生也姬作色曰汝何詭譎乃爾然姻事自是前定汝費此一番心是必篤慕我且吾旣適此必無反理但一虛則百虛汝前所獻詩定僞代作可將平日時秏一二來好决汝終身生隨取窻課出觀姬細玩轉喜曰尚可成就一貢遂篤伉儷嗣是日偕生分韻賦詩相與

窮山水之樂隨刻其詩集惜未得見

同里陳時用買一蒼頭年十二是運船上携歸轉鬻者此生在陳家且十六年運水負薪不辭勞勤第言大志大陳夫婦撫愛特至而其家小郎君每以事見撻不勝箠楚撻時則曰不當留一絲情分異日好相見耶小郎則益怒且詈且撻倍有加焉有星家爲生推造云當有飛來富貴在轉盼間耳歸即淆沾向主

人悉其語且曰即富貴不相忘陳還詰曰富貴當何自來生笑而不荅已巳夏間因小郎督責不堪奔往龍窩爲運糧官桑千總掌駕一路服侍惟謹舟次滄州遥望深林内隱隱見大石牌坊乃指云此中有先人壠在焉當往謁同舟人皆哂其妄則曰吾家張姓曾大父尚書大父知府父亦廩於庠此一一不欺耳或愈哂之譙詈交加生必欲往桑聽之有

好事者隨之行果有張尚書墓生前謁拜跪如禮有守墓數人前曰郎君何以謁此生曰此吾先人壠也余年十二時往鄉塾不幸遇暴客將手抹余額忽然兩邊皆水一虎尾余後惟前有路可行遂憑其指引鬻于廣信糧船上尋携至上饒更鬻在陳家備極苦楚者屈指十有六年今隨桑千總解糧赴京舟次此地識為祖壠故特謁耳詢其家中祖父俱

物故矣因潸然淚下守墓人熟睨良久伏而
請曰得非吾家七郎君耶自郎君被掠遍訪
不知去蹤乳母爲伊究死者三家僮斃于杖
下者六且疑伊叔氏謀害構訟至今莫決今
何幸且歸遂使人報其家生之母尚存即遣
人巾服來迎生復往船上別同舟者桑遂禮
以上賓有項輿從畢至桑命以舟中鼓吹導
送歸第入門拜母母舉家相持而哭尋出堂

上受從人叅拜羅列不下百餘人咸俯伏于庭生各有指揮從者唯唯惟謹隨交鎖鑰百餘收小米一百七十石畧計家貲百萬同舟人送之歸者俱留一宿各贈以二百文後吾信糧船繳于虜衆走滄州徃謁生與欵燕詳述其家中事且云歸踰季毋尋故矣服闋倘得營仕大邦當圖再報也因厚贈而別吾信各糧船因亂離至滄州者俱受其惠或欵留

或助費依依有并州之誼云或曰生㓜時曾議婚一編修女今其小姐尚守貞待字歸而畢姻尤奇

苗種

貴州苗凡五種曰紅苗黑苗水西苗衆家苗木老苗紅黑水西三苗呼進食為檜階木老苗呼為𥩟麥衆家苗呼為艮呆苗所衣用濶布一幅中剪大圓孔從頭穿下四圍以繩繫之

其俗以十月初一爲新歲漢民有與交好往
賀節者即留飲性不善飲者涓滴不可沾脣
不然渠苦勸無已其酒帶糟不漉去飲不用
杯以鑲牛角爲酌具滿斟一角兩人跪奉兩
人挐其耳以一人扼頸大哄一聲即時灌盡
漢民至其家男女無分或聯席或携手俱不
忌惟不許相對坐有誤犯者則以棍比其位
次稍斜不與較若正對無差即時殺之葢其

俗惟夫婦可對坐故也議婚不用禮物惟以牛數頭作聘是日男女兩家各登一山造五色飯男用白織帶女用紅織帶爲記二家親衆各唱苗歌至夜衆相與大喊一聲齊履平地以帶相換而歸苗性獷悍好刼掠商貨每結伴出謂是作生理歸必捆載纍纍

緗雲青田之間有土獠居民目爲野客凡漢人與往來者至則先以乾小鼠點湯客啜之盡

則喜便酋馨賔主之歡凡珍異之饌靡不出
供或見而畏難不食即以為不知味不復獻

一茶

韶州府署有大樟如蓋夷使入貢覘見請重價
購之當事者不可强至再三終不允乃夜穿

一叅將府照墻土而去

重慶木桐驛地接西儸時有儸人於此地串來
處市棍掠漢人鬻彼供役鬻去其儸酋先令

去衣將鹽擦其遍身綑置地上呼一犬來將其人遍舐隨以桐油刷之用火畧炙然後解去其綁索令往牧畜自後前舐身之犬常相隨伴其人終不能逸去

物傳

靈隱寺之翁光巷池中有金蓮相傳是宋高宗南渡時遺種鄉士夫或移其種栽于家不數日即萎今吳閶另有此種但花開較小耳

郡丞豐安民山亦產方竹

峨眉山有神鴉凡朝謁者心擬某禪林棲任鴉卽集其舍飛鳴本菴執事僧隨携茶具于十里歡喜亭相候如佛光現時先有靈鳥一二向各禪林作人語云居士佛見或稱長老佛見光畢衆各以右掌放米施食見佛光者鳥爭集其掌食之立盡未見光者鳥不顧飛去

峨眉山白龍池有白龍常見龍形最小長僅六

七寸許而變化無窮有僧方作糞誤汲龍于千人釜中自旦至日中水畧無温氣因懇告住持師求懺悔師曰此汝不小心誤置龍于釜之故耳糞僧亟啓釜觀之龍方悠然于釜乃送之池中湯爲立沸

龍泉鰲洲頭有塔二鶴巢其頂一日有敎童登塔頂窺其巢有二卵懷一而歸遽投鑊中閙者亟索乃從沸水漉出熱不可執皆嘆曰熱

且死矣因以井泉淺之迫冷仍令狻童躡頂
置卵故處先是鶴遶增悲鳴及卵還遂不復
鳴弟每日見一鶴棲止其上一鶴去月餘乃
反又月餘兩雛俱出踰年鶴將雛去竟不復
來巢鶴去者是於海上覓回生草將雛去不
復來則所稱覆巢破卵鳳凰不棲其林也
岑山明通上人將寂以已出入所跨蹇贈余友
朱道徵朱有所徃乘之則馴伏疾走一如上

人自乘餘人皆不能騎然道微特愛惜之亦不輕一試

庚午四月間有衆于白鶴樓前過渡一僧後至牽所跨蹇驢欲共載驢不前加鞭再四終不肯登舟有頃載胥及溺死者數人僧嗟訝不已

李文學覩生居與安之篁村家僮牧牛于隔溪每朝出莫還牧者與牛俱從淺渚以涉一日

霖雨作抵莫水忽暴漲牛先泛水去牧者不敢過徘徊溪畔牛顧盼若有待者久之乃復過水俯首曲身令得以憑牧者會其意乃跨其背以濟此牛洵靈異也

蜀地有雌雄二物名合蚧彼此疾呼樹上久之相抱而死人採得暴乾凡婦人產難者與此物令握掌中兒即易下

夾江某文學家畜一白兔性喜月每遇月明即

放出檻外疾走廻環數十匝始以目定覷月都不轉睛經一二更候方止此兎乃崇禎庚午一牧童偶從石峽中捕得者

衡山有虫長一二尺許形似琵琶伏地不見其口目無足行甚趑趄色如沉香人以小竹擊之虫應手潰如泥語所謂醉如泥者豈即此虫之謂乎

啞雋

南直周進士汝礪工爲制科文而性極善忘于世故多不通曉嘗晤一同年問其氏號荅云曹姓別號雙江後每見輙問如前其人含笑云仍舊姓曹仍舊別號雙江周甚訝其語其人曰君仍舊問那得不作仍舊荅耶周故饒于財時出所藏金爲玩具見錠底多孔謂是虫嚙所致暗記件數置日下曬之家人私爲剪碎竊去日莫收貯止計件數相合殊不疑

爲人所竊也或有餽以金者家人冐名裁答徑私金周初不知也後與其人相見談及歸而詢僕僕曰無之周以其人語詳詰僕曰初無此事當是主人作夢耳周還憶良久乃云果是我作夢其耑愚可笑往往類此

蘭谿童茂才平時極不好學衡文者尋到乃晨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去得藏武備以防來爲後於會次早復虔禱又指

得書句如前隨遍覔此題佳文閱熟此外茫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實不勝枵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出果然遂得高等

浙中一督學好錄詭惟之文一士人遂取名徐子曰

南都一刑曹家報至發書痛哭輙自申報丁外艱指日束裝行矣復取書細閱乃是渠伯父

訃音其父固無恙也又恳具鏘悞申堂衆共詆訶之不得已乃告假以歸

相傳寧州風俗人皆嗜酒毎日閒止有半日醒至午後則酩酊相視問事懵然一無所知雖隸于公者亦然王孫幼晉嘗有句云沉醉一時如太古

通儁

俗人稱官長必曰某爺至宣聖止稱孔夫子或

曰孔聖人從未有以翁稱者余在浙舟中聞一商偶談宣聖連稱曰孔聖人老翁亦可謂知所尊矣

釋廣訊善詩年一百餘歲

懷玉東嶽山有鐵鼓是成化年間物乃余邑徐某捐資所鑄萬曆末年居民於土中掘得送至山其形絶類鼓叩之亦鏜然作鼓聲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首題爲正唯弟子不能學

也時有一士子謁舒元直問此題當作何主意舒曰有何主意但上不涉文莫吾猶人下不涉子疾病有此等七篇文字在塲內皆可元而可魁矣然八字若好即涉上下文意亦不礙中余當時聞此語以爲言之抑何太甚繇今還憶殆有味乎其言之也

海耕道人田姓從達觀大師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達師過之嚴小有過差痛責重板居常兩

腿如墨竟不萌一怨心出一怨語及達師罹
禍從事圜中周旋惟謹

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
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勸爲常規
如無朴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
後必實以其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槩託爲
顧朗哉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
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

未免涉於誕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

劉佑是大將軍綎第三子年十四五時每汗出香氣撲人時一浣衣垢水皆芬綎門下多異人有曰鐵布衫者善奇術與人角戲身挺立不動任以矢石拳棒加之畧無所傷

莆田俞懿伯爲余言紫霄寺一上人寂時趺坐異香三日徒衆將泥就色身裝塑朝夕供養後日久泥稍壞一夕夢一僧來訪曰君其爲

我檀越以語同志數人咸云有此夢不解所以他日偕諸友遊寺忽見僧像儼如夢中所識因共愕然乃各捐金重飾之

義烏龔進士士驤體貌豐碩腰大十圍每食㶑數人之饌進塲時手自携燒鵞三隻監臨者恠之答曰大人試看此非常之體軀那得不容作非常之飽供監臨笑而聽之龔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